我的媽媽來看我—一個真實的故事

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一首童謠，歌詞中有一句話「我的媽媽拿著雨傘來接我」，這首童謠的意思好像是描寫一個幼稚園的小孩子，在幼稚園門口等媽媽來接他，正好碰到下雨，虧得媽媽終於出現了，使這位小孩感到非常安心。

有一次，我在美國的一個購物中心買東西，忽然天色大變，強風挾著大雨，飛沙走石地橫掃而來，停車場中行人紛紛走避，而一對小孩卻在風雨中大哭地找尋他們的媽媽，我看風雨實在不太大，把車門打開，暗示他們進入我的車內躲雨，小弟弟糊裡糊塗，就要進來，他的姐姐大概想到壞人騙小孩子的故事，一把將弟弟拖住，而且哭得更大聲，就在這時候，他們的媽媽及時出現了，孩子們看到媽媽以後的歡樂表情，使我終身難忘。

孩子們在風雨中等待媽媽，大家可以想像得到，我卻要在這裡講一個對人在困境中想念媽媽的故事，其實這不是故事，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。

三十年前，我在大學念書，我常常去台北監獄探訪受刑人，我還記得那時候，台北監獄在愛西路，我們的辦法是和受刑人打打籃球，同時也和一些人聊聊天。

當時，有一位黝黑瘦高的受刑人似乎和我談得來，他很喜歡看書，因此我就設法送了很多的書給他看，我發現在眾受刑人中間，他所受的教育比較高，他是台北市一所有名中學畢業的，比我大七、八歲。受刑人每星期大概可以有三次見客，我去看別的都會吃閉門羹。可是這位受刑人，永遠可以見我，至少我從未吃過閉門羹。

他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媽媽，說他媽媽是位非常慈祥的女性，他說他媽媽常常來看他，都會吃閉門羹，可是我始終不太相信這一點。

這位受刑人當時所住的地方其實是看守所，沒有定罪的受刑人都關在這裡，審判終結的人才再換到其他的監獄去。我的這位朋 友有一天告訴我，他要搬家了，因為也已被定罪，要正式服刑了。我這才發現他有軍人身分，大概是在服兵役時犯的罪，所以要到新店的軍人監獄去服刑。

當他到新店的軍人監獄去服刑時，我也成了預備軍官，我在台北服役，週末有時會去看他，我記得要去新店的軍人監獄，要經過空軍公墓。再經過一條大樹成蔭的路，軍人監獄就在這條路的盡頭。

有一次我去看他，發現他被禁止接見，我和警衛打打交道，發現大概一個月以後才可以看到我的朋友。一個月以後，我終於看到他了，這次他告訴我一個很可憐的故事。他說他在服刑期間做工，也賺了一些錢，我記得那個數字實在少得可憐，可是這是他全部的積蓄，因此他一直偷偷地把這幾十塊錢放在一個很祕密的地方，沒有想到他的某位長官把他的錢偷了，我的朋友一氣之下和他的這位長官大打出手。

各位當然可以想像我的朋友的悲慘遭遇，他這種犯上的事情是相當嚴重的，他被人在晚上拖到廣場去痛打一頓，事後他被關在一間小的牢房裡，而且二十四小時地帶上手銬。

我的朋友告訴我這些事情時留下了眼淚，我們談話的時候，旁邊總有一個身強體壯的兵在旁聽，說到這些事，我記得那個兵面無表情地看著遠處，假裝沒有聽到。

忽然我的朋友又提到他媽媽了，他說你如果看到我的媽媽，一定會比較看得起我，他說他常常感到百念俱灰，可是一想到媽媽，他心情又會比較好一點。

既然他一再提起他媽媽，我就問了他家地址，然後我在一個星期六的黃昏，騎了我的老爺腳踏車，到他家去看他的媽媽。

他的家在現在的忠孝東路，在當時，那條路叫做中正路，我發現他的家好遠，快到松山了。房子是典型的日式房子，附近每一棟都一樣，顯然是中低層公務員宿舍。我穿了全套的空軍少尉制服，很有禮貌的介紹自己，也報上我朋友的名字。

這家人好像有幾位比我還年輕的小孩，我被安頓在他們大約兩三坪大的客廳裡坐下，我記得這個客廳布置得極為簡陋，只有幾把破舊的椅子，我坐下以後，發現氣氛有點不自然，而我很快地明瞭這怎麼一回事了。

我朋友的爸爸進來了，他們父子很相像，他非常嚴肅地告訴我，他早已不承認這個不爭氣的兒子，因為他簡直不能相信他們家會有這種丟臉的兒子，所以不僅他早已不和他兒子來往，而且也一直禁止他家人和他來往。自從他進入了監獄，他們全家沒有一個人和他來往過。

我立刻想起，怪不得我一直可以見到我的朋友，原來他的媽媽事實上從來沒有去看過他，他說「我的媽媽來看我」，只是他的一種幻想而已。

我也看到了他的媽媽，他的媽媽是個典型的中國女性，瘦瘦的，個子相當矮，衣著非常樸素，她始終沒有講一句話。

我卻不管他爸爸怎麼講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全家人，我的朋友是非常想念他的媽媽。可是這位嚴厲的爸爸卻暗示我該滾蛋 了，我想虧得我穿了空軍制服，而且自我介紹過我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，否則我早就被趕出去了。

我以非常失望的心情離開他的家，他的爸爸在門口還提醒我以後不必再來了。

可是我的腳踏車才到一轉彎，我就聽到後面的腳步聲，他的一個妹妹匆匆趕來，叫住了我，他的媽媽跟在後面，她要知道如何能找到她兒子，因為她要去看他。我趕快告訴他們如何到新店軍人監獄，她們以最快的速度謝了我，馬上趕回家去。

當時天色已黑，我所在地方是個很冷靜而且幾乎有點荒涼的地方，四週都是一些木造的日式房子，每棟房子都有一個用竹籬笆圍起來的小院子，現在每家人都點上了燈，我可以感到家家親人團聚的溫暖，我知道我的朋友和他母親即將真的見面，我真的感到在冥冥之中一定有一個上蒼在安排一切，而我正是祂所選的一個工具。

果真，我不能看我的朋友了，他從監獄中寫了一封信給我，告訴我他和他母親見面。而我開始辦理退伍手續，準備去美國念書，臨走以前，我又和他見了最後一面。這次他胖了，也有了笑容，他說他媽媽常送菜給他，所以他胖了一點，他也告訴我他家裡弟弟妹妹考各級學校的情形。最後他問我退伍以後要做什麼，我說我要去美國念書，忽然之間，他的笑容消失了，他說：「你相不相信？我真的感謝你這些日子來看我，也使我和我家人團圓，遺憾的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友誼從此會完了，因為你將來可以在社會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，而我卻是一個犯人，我們之間的距離會越來越大，我們不可能再繼續做朋友的。」

他又接著說：「你有沒有考慮過？索性專門留下來，終身為我們這種人服務？」

我默然無語，我的虛榮心使我不肯放棄追逐名利的機會，三十年過去了，我始終為我未能終身為受刑人服務慚愧不已，每次我在事業上有所成就，反而使我更感到良心不安。

我在此謝謝我的這位朋友，他使我感到我這一生沒有白過，我現在至少可以驕傲地告訴我的女兒「你的爸爸曾經做過好事」，我已五十多歲，我的朋友恐怕已是六十歲，希望他能知道，他對我講的話對我影響之大，我之所以決定離開美國，回來服務，也多多少少因為他說「你有沒有考慮過留下來？」這句話。

世界上有很多職業，要做得非常好，才對社會上有影響，我常想，一個平庸的舞蹈家就搞不出所以然來，可是做母親，就不同了，即使做一個平凡的母親，一樣可以對社會有非常正面的影響。

我希望有一根魔棒，一揮之下，天下的母親都是平凡而慈祥的好母親，我相信我們的監獄會因此空了一半，我再揮一下這支魔棒，我國有幾萬個義工肯替監獄裡的受刑人服務，我相信我們的監獄會更加再空了一半。